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唐 釋 道 宣 述 壁六

若夫無上佛覺迴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  
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  
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  
閻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  
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  
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  
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  
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真偽交正自非入證

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  
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  
莫不謂無想為泥洹指梵主為生本故二十  
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  
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  
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  
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  
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懸遠冒罔生靈致  
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  
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

壁六

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  
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  
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鑠腹  
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  
心仰於覺教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  
傾倒巢穴能事既顯將務弘通玉關揚正道  
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清涼臺上圖以靈儀  
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  
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  
抗言瑣瑣黃巾時寨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

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  
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  
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  
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  
澤之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  
學未經遠情弊踈通邪辯通真能無猜貳孔  
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叅  
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  
華久隔震旦張葛交論寔繁故齋摧由來銓  
衡叙列筆削無濫披圖藻鏡總會聚之號曰

佛道論衡分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括覽者  
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唐 釋 道 宣 撰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一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三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四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五

元魏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六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七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叙先後事八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九

北齊高祖文宣帝廢道事十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

漢顯宗孝明皇帝感夢金人乃遣使尋佛法

還洛陽與道士角神力僧護信爲立寺度人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王遵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爲起佛寺於是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

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時有沙門稱摩騰竺法蘭位行難論志在開化承蔡愔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毘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也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永平十

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楮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靈寶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士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叅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呪無

聖六

四

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楮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

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邗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持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于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

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辯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赧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

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躡身高飛坐卧在空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達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徐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官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

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立佛法自此興焉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城供養

壁六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第二六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教江表初達建業營立

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信情發越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

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憺怕事

壁六

七

非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充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餘如晉宋炳明佛論廣之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章第三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

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不可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

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  
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  
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  
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日陷蟲出死而  
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  
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  
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  
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

壁六

八

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得行氣導引慈曉  
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  
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佞姦詭以欺衆  
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  
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  
竊有怪之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  
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女媧人異代而  
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說仙人者  
黨猱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  
入海爲蛤鸞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

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  
黿鼉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  
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祭  
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  
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  
族紛紜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  
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  
者歿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

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  
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  
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  
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  
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  
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  
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  
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  
聲節寫爲梵唄撰文制音傳爲後式梵聲  
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

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據仙錄姦妄  
竒妖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  
於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  
鬚鬚夫大聖知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  
故與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  
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  
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  
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否遭逢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覆契翼其化  
湯武革命伊呂讚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  
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  
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吉凶預籠吉凶  
是運形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  
通滯礙其揆一也壁六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亨欽  
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  
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  
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為勝高  
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靈故有栖峙林壑

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繼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編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狂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書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指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旨說二事而不非

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紳幸祛其弊盛又

壁六

十一

不達老聃輕舉之指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  
域類乎若欲宣導殊類則左社非玄化之所  
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敦訓所先聖人  
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譎張遐險如此之遊也  
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  
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  
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  
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  
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

得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  
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過萬動之化則  
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  
致雖一而稱爲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  
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伯陽以執  
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  
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  
各矜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第五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傲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  
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  
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  
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  
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  
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盛以爲大美惡之名生于美惡之實道德  
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身中暢於四

壁六

十二

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  
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  
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  
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  
斯談也不尚賢使民不諍不貴難得之貨民  
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  
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

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云絕者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

聖六

十三

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也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眾師錫

疋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  
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  
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  
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堯舜周孔之迹  
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  
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  
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  
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  
與善人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

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  
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  
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未詳不假高  
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  
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  
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鳴縱毒不假學於  
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資自  
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  
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郈豈  
復先假李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掎擊殺根

壁六

十四

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己之身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

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也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菽麥不復得返自然之道且欲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

壁六

十五

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憊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怪徼詭之言尚滯於一方於而構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爲天下正或

云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集論者曰盛字安國師東晉名士綽之子也祖則魏名臣之子荆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以爲名父之子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爲歎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

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  
一代之成敗明鑒誠將來今遂厝心博綜撰  
考諸事疏著春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  
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綸一  
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  
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  
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與一代之事輒  
勅納之祕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位參驃騎  
將軍詔議參軍見于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  
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喜述書乃

雙六

十六

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洎子學九仙之術  
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  
語云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謂典建鴻  
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  
例皆是聖李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  
極聖亞聖賢有大賢小賢並以神機有利鈍  
故智用有漸頓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開放自  
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遁於西齋  
行及秦壤而實死扶風塋槐里非遁天之仙  
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第

六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極濟之功冥及存沒  
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

壁六

十七

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  
級佛圖者闍崛山及須彌殿加以飾繪別構  
講堂禪室沙門坐處莫不具焉魏世祖太武  
託跋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  
不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

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華  
禮敬篤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興敬李術為立  
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  
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  
投井中密欲加滅燾所仗信道士寇謙之與  
皓款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皓有才畧太武  
信用國人以爲楷模時有沙門玄高道玉河  
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重燾乃軍逼  
掠境徵高東還暨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  
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爲父所疑乃

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執劍列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說所先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降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代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

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先得寵於燾恐是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燾納之即勅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

聖六

十八

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俄起更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氏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從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矛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

矣壽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罷令還俗其竄逃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惠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鮮白世號白足和尚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斬之體無餘異時北

望六

十九

園養虎勅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迎上殿頂禮足下悔其憊咎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羣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懼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推於車上便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理出口而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足過於此之甚遂誅諸姻親

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武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第七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  
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正必求性靈真

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  
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無爲名  
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淳此化  
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  
當至如前代英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  
難復具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顛庾亮王濛  
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  
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  
張玄殷顓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

壁六

二十

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  
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  
崇邃皆亞迹黃巾或不測之人也惠遠法師  
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原濟  
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  
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  
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  
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  
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  
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

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佛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竺道生法師學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曾述廿一生頓悟義沙門僧衛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見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叙先後事第八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法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畧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萬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冠前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模最對論帝

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

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則知年代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望六出何史記廿二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即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何假卜手法師曰  
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  
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  
未然之理必籍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  
令元又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  
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  
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  
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  
吏部尚書邢縑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  
十人讀訖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更無言說

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  
法師菩提流支極諫乃止配徙馬邑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第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  
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厝懷皆爲訓解卷六數千餘卷而儉約廿三自節羅綺

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  
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  
辛羶自古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卜詔

捨道又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散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疑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  
欲海引合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  
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

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  
鵠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比經  
迷荒耽事老子曆葉相承滌此邪法習因善  
散棄迷知返今捨舊翳歸憑正覺願使未來  
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合識同共成  
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

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勅門下  
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  
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  
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捨者各可發  
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  
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其  
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返偽就真捨邪入正  
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  
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  
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健六

廿四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  
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  
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四日  
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  
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  
顯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揮  
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況生死之苦海  
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雲垂甘露雨七  
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  
無盡並況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爍火翳光塵

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冥道此真如  
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壟瞽  
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  
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微滿月圓姿漢感  
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改競扇高  
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  
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舍  
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  
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  
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

世六

世五

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  
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  
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  
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之於是  
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伽  
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  
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植甘果翻種苦栽  
欲除渴乏返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  
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  
之真教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啓至四月十

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道事第十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郝張之士封門受錄

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自矜誇銜其道術仍又唱言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即尋往覓有僧曇顯者不知何許人遊行無

壁六

廿六

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行末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扶輦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我以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

卿術耳命取綢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廿七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糴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膺

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  
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  
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不發心者可令深剝  
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  
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墮地偽妄斯絕致使  
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  
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魏承相王  
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洋襲  
其位爲相國魏將曆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  
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

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齊也  
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導彥帝  
大起佛寺僧尼滿諸州縣冬夏供施行道不  
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可臨水自見  
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  
鷄去宰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  
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  
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馬先是帝  
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  
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

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  
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  
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  
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  
來是夜癡人死五六帝尋崩於晉陽著作王邵曰  
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引列子述商  
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  
之國在佛神遊而已佛之所言蓋欲柔伏人  
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

甚乎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  
樂我淨盡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  
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  
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  
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  
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其事如此依齊書錄  
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永樂北藏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

第一三三三册

音釋

辰

於豈切

胸

音勛

媿好

上切

即

涉

好切

下

羊

諸

愒

切貪

柞

音柞

漢

官

因

木

斗

也

五

駮

悉合切

行疾也

鄒

國名

在

於

鄭

地也

後也

以名

也

駮

行疾也

也

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壁七

唐 釋 道 宣 撰

周武將滅佛法安法師上論事十一

周武平齊大焦僧徒問以興廢遠法師

抗詔事十二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

表請開法事十三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十

四

隋文帝下詔為絳州天火燒焚老君像

事十五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十六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

第十一

周武初信佛後以讖緯云黑衣當王遂重於

壁七

道法躬受符籙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

門志欲誅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

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進李宗排棄

釋氏又與衛元嵩唇齒相副共相蘊醢帝納

其言欲親覘視經過貶量佛失召僧入內七

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  
不寐為僧讚唄并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  
止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三日勅召有  
德眾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  
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眾議紛紜情  
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  
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  
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  
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  
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

事多商榷至五月十五日帝大集羣臣詳鸞  
上論以為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道安  
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號釋宗眾標僧  
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  
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  
撰二教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畧云夫  
萬化本於無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  
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  
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不忘故救形  
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以智

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道無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軍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

書何欲於一化之內今九流率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三擅象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

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  
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  
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遷流逝川之  
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  
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  
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  
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  
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  
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  
以齊而齊不齊者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

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塞淵然  
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  
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  
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  
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作體不可以色心是  
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  
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  
文多不載又史記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  
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  
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

瘡病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爲大蛇所噉弟子尋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號三師陵爲天師衡爲係師魯爲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爲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初來學者名爲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爲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

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號黃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令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像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故畧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第七

五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蟒所翕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糜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

山獠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矣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禳無端乃云開命門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善書代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蓆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

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馱

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櫛埏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

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傾世濫行

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  
罕尋校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  
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  
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  
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道觀學士  
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猛法師不遠千里  
躬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  
之情已決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  
三科釋其前執其詞畧云猛以世之濫述老  
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誠令尹

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  
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  
傳君子尚不可罔沉貶太聖者乎今具陳此  
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  
翻辱老子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  
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  
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  
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過患增  
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  
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

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識也

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求以福良是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

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作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恧次有蕩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開之歎曰朱紫雜糅狂悖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樞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潛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

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  
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  
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  
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藹又進曰釋李邪正  
即事可求不煩聖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  
者立可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  
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  
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  
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割身肉布於石上引腸  
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

三十餘行其後偈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  
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  
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  
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與廢慧遠法師抗  
詔事第十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  
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事義云朕  
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

至理多憊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典  
文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  
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陳崇建圖  
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  
愚人響信傾竭珍財徒為引費故須除蕩故  
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  
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  
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  
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以除  
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

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  
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  
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  
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  
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  
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  
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  
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  
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

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土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諸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

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且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並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

壁七

十

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飯餉母  
如來擔棺臨墓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  
答遠抗聲曰陛下令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  
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  
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  
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  
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  
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既克齊境還唯毀

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  
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五眾釋門減三百  
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  
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  
以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  
瘡外發業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於雲陽宮  
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  
立陟岵寺每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  
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  
注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

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  
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  
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之儲我今為滅佛法  
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  
天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表請  
開法事第十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  
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  
道琳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

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  
流十方琳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  
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  
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  
琳乃上撫安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  
曰琳願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  
君人其實無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  
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  
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  
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

至大周頡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  
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  
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  
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  
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秦  
日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  
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  
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  
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

聖七

十二

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  
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  
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  
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  
非近情所測義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  
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勿悟不亦  
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  
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為樹德恩隆天地  
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  
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

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  
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  
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  
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  
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

佳七

十三

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  
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  
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  
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

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  
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  
臣冒死特為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  
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  
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  
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  
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內乘太祖外潤黔  
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  
自活不擾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

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  
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  
太祖康日高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他  
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與遍天下又佛法  
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  
益寧非不孝詔曰法非不孝廢興有時道亦  
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  
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  
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  
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

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  
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  
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  
興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  
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  
紂恃眾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十四夫著  
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  
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  
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佛有益若爾湯  
伐有夏文王滅宋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

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琳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琳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剪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者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具爲

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自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約真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諦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爲受記壁七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十五

濟濟豈謝迦維耶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通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非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縑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叅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惑者見其

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齊與無為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無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止可以道廢俗興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令則惟一廢一興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

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  
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  
彼此今國法不行王力所斷廢興在數常理  
無違義無常興廢復何欲奏曰仰承聖旨如  
披雲覩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

聖七

十六

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載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  
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  
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  
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

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  
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  
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  
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  
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  
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  
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踈隔容己以美  
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  
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  
和乘生是非尋討憊短日懷憎簿是則以偽

修真衆聲惑志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措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味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

僅七

十七

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得為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宜然酒不損生何為頽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

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  
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  
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  
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  
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  
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  
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  
是善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  
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  
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

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  
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  
龍虎以鱗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  
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  
縑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而非潤專  
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  
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行  
防邪前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肉一  
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  
善神智靈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

壁七

十八

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  
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  
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伎觸  
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  
言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  
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未可論道  
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  
深廣鸞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  
違大趣守文害於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  
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一

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虛  
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  
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瀚究察莫由事  
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  
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  
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  
山非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是則小大  
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  
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  
同可異同非異同無異可異異無同可同是

聖七

十九

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亦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而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

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畧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信誠琳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義勢發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

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  
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  
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  
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  
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  
奉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  
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合和定無異趣一日  
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  
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  
佛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

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  
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  
沉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  
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  
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  
法座敷揚妙典遂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理  
汪汪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  
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  
幽深神竒弘大必廣闡化儀通其修行崇奉  
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

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  
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  
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  
欲供養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  
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  
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琳廿七法  
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  
公宇文譯視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  
常禮上事托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寇臣審  
覈

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  
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崩世子洛陽公覺嗣  
位受魏禪號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敏  
三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即高祖是也改  
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  
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  
統帝以爲得政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  
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讖緯黑衣  
當王以僧緇服彌所經壞所以太祖入關便  
改衣旛悉爲皂色用厭不祥乃至高齊竊忌

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氣而行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既窮當年便殞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日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贊號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號開皇率改皂衣普同黃色是知識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雉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

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不亡又見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曆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為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為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琳法師俗姓任氏廿二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廿七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慧遠法師崛起抗詔帝無以答遂以威滅道琳法師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舍弘召至御座對坐交論二十餘

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微竟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表九月內申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第十四  
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佛法事表  
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

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存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

聖七

廿三

前說

隋文帝詔為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第十五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總萬物而為母故泥洹大教化被耆城無為真道被斯神國豈徒足相淨土不容真人之

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  
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叅差不  
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  
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  
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  
崩山之響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  
然無損黃鶴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  
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  
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

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  
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  
師疑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主傾誠  
偃十陣於伽耶魔天誓首安得與夫區區老  
叟黃巾奉而抗衡瑄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  
故使周昭降生已後唐文教迹以前未聞釋  
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頗被  
欺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  
徒衆矣畧舉知之頃俗多迷疑腸自結終非  
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歲通訪古蹤行至鄠

西地名樓觀古樹摧圻院宇層重中有宗聖  
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  
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廟以處之其觀  
地通南山近坡有一土臺叢樹森聳云是老  
君之墓也訪問周歷暮宿觀西尹村尹長樂  
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慧解清明言晤  
徵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也  
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  
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  
草為樓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

宅先君承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  
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高崗  
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老共登此臺  
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與李老西邁  
此乃出自道書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  
陳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  
正說西化流沙雖史遷浪言非為定指莊蒙  
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不可尋檢余又往  
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  
址尚存中有一家訊問者舊斯冢是誰皆莫

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  
冢跡今遺訪問流沙即燉煌鳴沙之地是也  
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  
昇經等聃往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為佛  
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匠自天

卷七

廿五

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  
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聃行不  
遠槐里死矣秦佚弔之頗為實錄自餘虛引  
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  
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

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令喜變身作佛胡人  
方受是知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云  
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  
惟速後進未廣聞安能博詣想有識者顧此  
懷諸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第十六

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  
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  
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  
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

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兒委尼不敢召聞後皇妣來抱忽化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

興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羣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

置銘勒隱于地府感發神瑞充物耳目具如  
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  
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  
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作狂自古皆爾備  
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  
坐列僧轉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  
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既非逸故畧  
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  
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彌隆  
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

號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府  
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  
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  
台智顛定門幽祕神用罕加請為國師尊稱  
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廢朝追  
感就山造寺廣度眾僧下書優問慤懃委曲  
遣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眾行道如師存  
日故每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  
昔緣情款莫二自有帝王於師珍重無以加  
也至於李老符籙曾無預懷致使交論興言

聖七

廿七

絕於徵召故無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音釋

覘丑廉切 狷具犬切 獠音老 恧尼六切 斡吾割切 頽落蓋切  
祝詛 楸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壁八

唐 釋 道 宣 撰

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

對事十七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

事十八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

辯正論以抗事十九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二十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二十一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

兩首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

二十三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

二十四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

事二十五

太宗詔令裝法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

士辯覆事二十六

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第十七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  
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  
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  
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經  
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  
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砂家  
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  
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

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  
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在何間之中  
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  
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  
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  
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  
愆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  
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  
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

捨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  
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  
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  
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  
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  
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  
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  
人感化此其大畧也而傅氏所奏在司既不  
施行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京室閭里  
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誑佛

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力于時達量道俗  
動毫成論者非一各踈佛理曲陳邪正皆是  
奕之所廢豈得引廢成興雖曰破邪終歸邪  
破琳情出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  
知睹作者之小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  
論其詞曰

第六

三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  
其一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  
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

俱未暢於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暮詎免四流浩瀚爲煩惱之波六趣誼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所以現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蓮華捧足住則百寶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

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三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羣篇家藏一本心口常誦並流畧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遂寢

得使釋門重啟琳有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  
詳所上論爲之序胤光價之顧又重由來琳  
姓陳氏穎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爲  
縣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  
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視聽以槐  
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有阻素風不勝  
其妄親事觀閔吏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  
氏死於槐里二說糾紛名實乖競故西窮砂  
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  
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宮乃尹喜之宅延

壁八

四

老君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村尹長樂  
者村中魁岸即尹令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  
往問焉昌言我祖結草爲樓於觀望故曰樓  
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  
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不往流  
沙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糾徵任彼  
黃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  
德宏旨豈有然乎莫不後生存利非老厥宗  
琳慨其謬妄方欲討其根源若非共住久處  
無由得成探蹟則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爲述

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曾經陶練義在玄  
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  
梗槩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  
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步剛之術服氣練尸  
飛丹瀟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無遺於是高  
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竒方畢吐琳本  
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乾竺古皇老君之師  
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目如雲重  
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畧用擬不虞後乃返迹  
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卿

進喜踏駁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  
退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  
背教妄作罔冒凡聖及太宗覽論試以顯驗  
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  
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  
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  
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  
用不假傍求斯即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  
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玼瑣未足言議其  
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叙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  
十八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  
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  
所珍道俗敦敬衆所樂推以爲導首于時五  
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  
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  
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顧莫  
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爲秦王  
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

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光敷帝德既最末陳  
唱冠徹前通乃命衆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  
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須具禮儀  
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皇儲以  
下爰逮羣僚各下席互跪竚聆清辯乘前開  
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  
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  
先問道云先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  
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  
此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答曰天上天下惟

望八

六

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亦更無法於道者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至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答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不別有法能法於道者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道亦得自然自然法道不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

不法道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即法自然自然不即道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既法於天天應即是地法然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於是仲卿在座周惲神府抽解無地忸赦無答當時榮貴昌言道士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躡響風飛應機河寫于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左右

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博士祭酒張喉愕視東體轅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道又云道能生佛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書云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也乘答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隣洲聃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

去二十許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焯曄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闕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

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卓胤云在已  
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  
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云  
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者為若此矣  
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論評豈  
有頭戴金冠壁八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  
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  
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鳥  
有之說王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乘爾時  
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

謂一席之揚扇足為萬代之舟航可尚可師  
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  
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  
有陳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  
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  
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  
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  
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  
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擣藻俊逸終  
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

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擄才學涌於  
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  
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躬衡而對  
雄伯電舌而卷羣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  
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  
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雄邑召往東都厚  
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末遼海衰平  
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  
室內獲舍利擬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  
粵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闈及

雙八

九

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擁素風皇  
泰初元彌崇敬重內置道場晨宵覲接開明  
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  
四年蕩定東夏入偽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  
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  
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  
其負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  
即隋煬國師智顛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  
聲追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  
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並入勝光寺

乘達帝城弘通無倦福智二嚴與時俱積勝  
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  
畫繪瓌竒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  
功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湧注若河  
傾名貌如搗錦能使智人傾心清耳竚聆逸  
辯不覺畧度形疲自餘昏漠得聞寫送輕快  
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爲心言問所  
流惟存贊悅不及其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  
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寺帝深悼惜賻贈祭顯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

論以抗事第十九

武德七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  
佛法恒加訕謗與傅奕唇齒結構誅剪釋宗  
卿著十異九迷論喜著顯正論仍託傅氏上  
聞天聽孟春下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  
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無  
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不久震方出帝  
氛稜廓清太宗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  
赦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法琳前造  
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斯論猶未筆削乃因

壁八

十

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一表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布露惟遠穎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宇爲之注解并序由來文多不載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第二十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僧中先有與黃巾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神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

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而賴無爲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

壁八

十一

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躬  
反本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  
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  
明攜諸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上其表畧  
云僧某等言某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  
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  
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  
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  
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  
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

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  
立館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  
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  
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  
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裳行三張  
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  
從漢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  
之教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  
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表臣子之  
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

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  
本宣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  
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  
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  
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  
彌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  
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嚴策形心衣鉢自隨  
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  
難鏗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  
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為

壁八

十二

幕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衆中大哭云  
雅是魔賊撮而毆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  
因周行講肆不滌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  
下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在僧  
前實携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  
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名詔  
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滌  
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  
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重身輕聖何名  
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彎弓箭

下可選地邪住須量處省事為要言已卒寺  
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二十一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  
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

雙八

十三

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  
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英下令遣與  
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  
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竒動地  
兩華假近開遠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

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  
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得稱一  
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銜盾何以會通淨曰  
向不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  
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  
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  
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  
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  
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以  
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座如

迷如醉豈直形骸聾聵其智抑亦有之晃曰  
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  
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  
者心在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教無諍法  
師何以構斯諍淨啓令曰如來在日已有斯  
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  
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即是不平等佛爲通曰  
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  
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  
無諍也于時皇儲誥祭酒曰君旣謙說真爲

道黨淨曰嘗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  
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躍今日不圖法樂以  
至於斯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矚斯  
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  
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爲普光  
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  
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淨本趙郡  
房氏即隋國子博士微遠之猶子也家代儒  
宗流畧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卓朗文雄機  
論標放乘時構采少出家遊學二河不專師

壁八

十四

傳於大小乘探蹟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  
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  
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讎校  
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為敘述古來詩  
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羣髦重其慧悟服其  
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宋以下逮于  
皇運編為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  
舍毘曇大莊嚴咸為著疏合三十一卷法華  
已下行用諸要亦續疏今成誦之注經集論  
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

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僚寮預聽法筵日下  
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  
邇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務所以吹蕪易發  
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  
几談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  
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因當捨著遂  
召五眾一切都捨夜覺有間曉又重發依前  
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  
有為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  
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今淨悟之任時

壁八

十五

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  
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咎前人  
共代即日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  
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兩首

### 第二十二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  
術輕弄佛法涿翰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  
諝必辟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  
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

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  
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  
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  
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  
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  
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知覺若非勝因  
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  
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畧陳梗槩若乃問同  
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  
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問一則不得答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

壁八

十六

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倅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殤均其壽夭筵楹亂其橫豎

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於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詐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爰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尅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待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尅而難功是

則生滅破彼斷常因果顯其中觀斯寔莊釋  
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蟲化蜂飛何居弱  
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  
分已定二鳥不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  
待而飛化然則事象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  
士淪惑罔息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  
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沉庸庸者乎  
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  
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徒是寄希能

壁八

十七

擇善敢進苟莠如或鑑然願詳金牒於是辛  
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有遠問舍人者曾讀  
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  
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  
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羣生各解之說  
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  
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  
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  
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

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即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喻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研乘

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佛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翫洧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

雙八

十八

求前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顛宰  
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王謐  
郝超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  
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  
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  
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  
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  
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  
造次而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  
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

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李舍人  
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  
干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二  
十三

卷八

十九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  
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諸貳素嫉釋宗陰上  
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謗訕皇宗罪  
當罔上太宗聞之便下勅沙汰僧尼貌減年  
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省州縣官

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在衆僧宜依遺教  
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  
及即詣公庭輕生受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  
繼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  
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  
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已毀我祖禰謗譏我  
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  
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雖有宗廟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  
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後雖

親有罪必罰雖踈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  
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怨已  
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吾師名佛佛者覺一  
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  
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  
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  
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  
畧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  
毀家國自後辯對三十餘例具狀奏聞勅云  
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

刃不傷且放七日令爾念之試及刑期能無  
傷不琳外經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惟祈  
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影勇橫逸曾懷頓亡  
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  
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隋季  
擾攘四海沸騰毒疫流行干戈競起與師相  
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為正治遏絕王路  
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寔觀音  
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  
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壁八

三十

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勅詔書侍御韋綜問  
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  
琳答伏聞觀音聖鑒陳形六道上天下地皆  
為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  
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  
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  
且琳著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  
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  
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以狀奏聞  
遂不加罪下勅徙于益部僧寺于時朝廷上

下知英搆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陳俗  
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  
風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  
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解醫方薄閑祝禁親  
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媿其妻禽獸不若情違  
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  
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  
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徼在慮斯原不  
殄至教或虧請置嚴科以懲姦侈有勅追入  
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

壁六

十一

晚可謂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第二  
十四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  
福寺于時僧眾並出虞候遠闕勅召大德五  
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太  
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淚乃手製願文曰  
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菩薩  
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  
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

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誓豐早  
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  
崩心永無逮及號天躡地何所厝身歲月不  
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養已絕  
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  
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并施淨財  
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為先靈願心悟無為  
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  
殿遊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嘗飡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帝

謂僧曰此以老君是明先宗尊祖重親有生  
之本故令在前師等應悵悵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恩重  
安心行道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敢悵悵帝  
曰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  
來何處別造道觀壁八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  
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  
戰場之地並置佛宇乃至本宅先妣惟置佛  
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朕懷  
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

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  
不平也僧等起謝帝曰坐此是弟子意耳不  
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迮狹若爲居住今有  
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道餘言多不  
載事訖還宮

太宗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

第二十五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  
尊者行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爲天子  
欲爲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

令云道士通三皇者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  
諸有令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  
具錄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慧  
元問有此言不慧元答云此處三皇經並無  
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爲之一字聲有  
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  
乃爲國於理不妨臣等以爲慧元所說不乖  
勸善然聞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家籍  
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云依讀三皇  
經全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以

聖六

三

惑於後勅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  
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于時省司  
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部廳前于  
尚書試以火焚爇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  
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尚改三皇爲三洞妄立  
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  
遇大唐聖帝體其僞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  
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  
涅槃爲長樂經將欲入山巖中于時條制不  
許出城門候見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

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  
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之所同委  
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爾制經寫  
于藏篋無人檢勘誰辯僞真且所造者文義  
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未足觀採至如南  
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之  
太宗詔令裝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  
覆事第二十六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  
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

脂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道人說經  
在俗流布此文不來若得文者必當信奉  
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必道  
越此從傳通不曉登即下勅令奘法師與諸  
道士對共譯出于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  
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廿四五通觀日  
別參議詳覈道德裝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  
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  
中百等論以通玄極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大  
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

窮勘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  
誦無得無待名聲雲誦寶聖俱靈奘曰諸先  
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  
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  
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  
陷淪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  
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  
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  
子斯理定也晃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  
義所以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爲本在文雖異  
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  
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  
何不思熒曰佛教初開深經尚壅老談玄理  
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  
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經正論繁  
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  
只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羣注自餘千卷事  
雜符圖蓋張葛之身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  
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

壁八

廿五

何晏王弼嚴道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  
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堆  
涉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津釋府  
將非探賾過度失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無  
言以對遂即淙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  
梵云末伽可以翻度道士等一時舉袂曰道  
翻末伽失於古譯古稱菩提此謂爲道末聞  
末伽以爲道也熒曰今翻道德奉勅不輕須  
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云覺末伽言道唐  
梵音義確爾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

成英曰佛陀言覺菩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熒曰傳聞濫真良該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陀西天音此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為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為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惟罔上當時乃取笑天下自此眾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老經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為翻度惠彼邊戎

熒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覡之淫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關異國有愧卿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曰彼土尚九十六家並獸形骸為廿六桎梏指神我為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為笑林熒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

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裝姓陳氏潁川人也後葉居于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獄瀆承西梵學富摛欲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于京邑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貝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來前敬常以翻譯而為命家人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

廣文如彼自永徽嗣曆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軌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代南遷以釋宗為命族魏朝北有齊縉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論辯韜隱顧斯陳迹不逸懷悼致黃中被責緘默當時彼出論場唱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聞叙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

浮詞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音釋

疚

救音  
疇切

尹  
忸切

六

赦

女板  
切

擣

丑知  
切

環

古回  
切

賻

附音  
侵切

輟

果音  
現切

讜

楚交  
切

人言

讜

徒谷  
切

悵

痛音  
悵切

悵

量悵  
切

悵

楚交  
切

人言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二十

七

帝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

壁九

二十八

帝以冬早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

事二十九

帝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

事三十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

對論三十一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

論三十二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質談論三十三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顯慶三年四月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內

論義時會隱法師豎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

斷知義道士黃曠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

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  
次下勅遣道士豎義李榮立道生萬物義大  
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云皇帝皇后神  
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義  
亦乃牢籠周漢云云又歎仰佛化戡濟黎民文  
多不載便問榮云先生立道生萬物未知此  
道爲是有知爲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難  
曰向叙道爲萬物之母今度萬物不由道生  
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則唯生於善何故亦生

於惡據此善惡昇沉叢雜總生則無知矣如  
不通悟請廣其類至於人君未開闢之時何  
不早生今日聖主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  
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  
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  
而復生飛廉惡來靳尚新王之侶諛諂其君  
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善  
鳥而復生梟獍惡禽乎毛羣之中何不唯生  
騏驥驂騑而復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  
不唯生松柏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樛櫨檮

棘葶艾蒺茨乎既而混生萬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為萬物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皆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瑠璃為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粮綺衣為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為土瓦礫為衢稗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兩宿霜穫暑耘日夜驅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知何對

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披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其抗論夫唯論難之體褒貶為先恐難道名有所觸忤即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杜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聖九即老君子孫三豈有對人子孫公談相禰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於時蒙勅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色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

遂至逼暝僧等見將燭來便起辭退勅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謚調漫語至如僧會隱豎五蘊義黃蹟以陰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義如色有二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統以收稱爲蘊義若以陰名來難義理全乖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羞遂

浪作餘語真可謂欲適南越而總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旨不明塵蹟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義故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觀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曦光已沒龍燭未明徒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能生芽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

內則業惑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乖各終不能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爾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窮法實相是故號佛爲無等覺爲天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壁九生即是此方莊老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韋紐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四歪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誑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

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收事等空華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旣夜久息言奉辭勅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勅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廣畧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斷知等義莫允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勅語道士等何

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  
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瞻矣

帝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  
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  
事第二十八

壁九

五

顯慶三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城郭道俗雲  
合幢蓋嚴華明辰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  
香華亂空自北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  
闐闐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  
佐備列于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聽

從於大街公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尋  
即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  
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  
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宗爲於無爲玄  
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  
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  
慧立奉對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  
於虞夏七德冠於羸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  
邇肅旣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緇黃考  
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

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踈虛煩聽覽不足觀采伏增悚汗降勅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登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慧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陛下宗承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唯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是釋迦之兆域慧元何得濫言客

主妄定華夷伏惟陛下屈初地之尊先臨瞻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熱慈燈於闇室淨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慧元邪說未可爲依勅云好更遮上仍僧爲先爾時會隱法師昇座豎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別傳。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爲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數答訖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

壁九

六

答云老君上聖何得非洞立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天下大患莫若自身使我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凌轢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相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事非駁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姑息古人云黃塵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叙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生鬢髮不剪禪袴未除手把桃符腰懸赤袋巡

門獸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巫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大怒云汝若以前翦髮為好何不剔眉立曰何為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一種是毛剔髭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為角髮不角髭榮遂杜默無對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是即避席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勅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勅使報奘云七僧入

壁九

七

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道大勝幽州最好兩人雖未論議亦應例是勝色立姓趙氏其先伯益之後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襄趙盾即其遠祖隨宦東西故爲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隋祕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畧記三卷並藏祕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茶毒有叔照法師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

仁寺權以公貫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聲榮籍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北徵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叅譯旣染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闡輦潔齋行道率先總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輝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顯僧倫旣非教元畧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道雲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競遂使挫持強禦

傾倒帝前顧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睐允副遺頻告奘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日內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誼詣闕辭退所司抑之不為通表因理僧務不墜彛倫矣

壁九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第二十九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雪祈雪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

東明觀道士張慧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好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親問褒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勅褒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名為本際為際本於道名為本際答云互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元答云何往不通竝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返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

答曰道但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竝曰若使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  
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  
緘默不能加報褻即覆詰難云汝道本於本  
際遂得道際互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爲  
道自不得互相壁九法榮得重竝既不領難又不  
解詰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爲先生汝則便成  
我弟子褻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  
用簡帝心芻蕘之嘲塵黷天聽義須棄置誠  
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誥聊以相答

我以事佛爲師我爲佛之弟子汝旣稱爲先  
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爲弟子佛是我師汝若  
先道而生汝則應爲道祖道士當時忸怩無  
對塵尾垂頓聲氣俱下褻因調曰塵尾已萎  
鹿巾將折語聲旣惡義鋒亦摧李榮無對遂  
巡下席尋即有勅令褻依法登座便辭讓曰  
義褻江表庸僧山中朽樗天光遠被漏影林  
泉輕枉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無上  
福田梯墜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住迹示興  
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陛下道邁軒羲

德隆堯舜遊刃萬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績宮  
 闡皇太子聲高啟顯今為膏雨不降瑞雪未  
 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  
 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使道風常扇佛日連  
 輝爰詔緇黃各陳名理玉階闡玉京之教金  
 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皇  
 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敬北辰慶隆南嶽  
 皇后心明七耀體固二儀垂訓六宮母儀萬  
 國皇太子凝神望苑作睿春坊布采前星被  
 圖下武義裒海隅遺隱忽厠高華以有怯之

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云云  
 然則聖旨斯臨課虛立義今標義目厥號摩  
 訶般若波羅蜜義此乃大乘之象駕方等之  
 龍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  
 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  
 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明假慧  
 以明之造盡不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云  
 道士張慧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  
 為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  
 梵為唐彼此俱益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答

曰佛生天竺梵音為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褻調之曰道士年老今復發狂答義若此頓不思量張曰我那忽狂褻調曰子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佇軸何為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為智答曰為欲破愚癡歎美稱為智姚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答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姚曰我那忽是愚答曰般若非愚智破愚稱為智道士若亡愚我智藥亦遣如是覆却數番姚遂飲氣

吞聲周樟失守無難坐默裏因總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關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答曰般若非彼此歎美為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答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答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團裏接聲曰今彈彈黃雀已射兩鴟鴞彈彈黃雀足射射鴟

鶚腰于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  
褻又調曰李不自拔張強助言姚生一愚那  
不見救姚即發言云云褻合調曰兩人助一人  
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已見斯言有從記于時  
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  
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褻云三吳勝地  
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  
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  
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  
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褻謂諸道士

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  
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便引用未  
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為謔論脫付法推  
罪當不敬賴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敬之罪  
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慚張元曰不須述也褻  
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  
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  
遣者也筆者詳畧褻之義道可曰勝穎當時  
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  
於帝前無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

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宗君之美信矣

帝幸東都又石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事第  
三十

顯慶五年上幸駕東都歸心佛道崇尚義理  
匪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勅追大慈恩寺僧義

壁九

十二

襄西明寺僧慧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  
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  
爽經通下勅停東都淨土寺襄即於彼講大  
品三論聲華宗盛光價逾隆襄姓薛氏常州  
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

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

遊聽採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美  
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晉雲山婺州  
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備閱幽求會體素誠爽  
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  
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  
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往東陽  
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  
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邑髦  
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勅徵延既達京師

幽憂頓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  
 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顧諸門  
 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雙遣  
 藥病齊亡于時執有昆曇存空成實分河飲  
 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我見鏗然欻然驚視  
 皆謂空見外道壁九或曰空華道人十三遂即負氣衝  
 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破膽失路迷歸襄乃  
 誨以謗法之憊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  
 周憊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之口  
 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

日下光問德音宰輔傾誠道勝嗟賞中興大  
 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禁明道  
 躬閱清言如前畧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  
 復徵延聲榮籍甚彌隆今古不意法幢忽崩  
 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  
 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  
 第三十一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勅召僧靜泰道士李

榮在洛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  
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  
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  
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栢殿或延雅論於  
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真玄之肆豈若我  
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  
控方外之輪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  
風爰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設聞雕  
冰鑄木肅承旒宁斧鉞交襟聖旨問道士化  
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

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  
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  
已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  
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  
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  
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  
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  
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  
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  
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

壁九

十四

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偽縱  
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  
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  
序似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  
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  
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  
餘皆偽誑偷竊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  
退惟各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祕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原真  
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  
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  
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  
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婁  
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  
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再承遠  
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羣錄豈比汝之偽經  
或云朱鳥喙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矢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足涉憑虛未聞崇有又榮

壁九

十五

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  
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  
玄奘所譯契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皇  
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索榮之罪已合  
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  
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即能矣  
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上於佛佛還小  
道化胡之事斯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  
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擷角受  
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

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  
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  
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  
空同李榮目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  
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為樞機將委巷為雅  
論古人請尚方馬劔今時可拂彼驢頭戒於  
可刑仁因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尿  
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  
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  
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

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  
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  
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  
爾今稱我親承嚴扈此而不類何以逃辜李  
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憶憶我未發汝剝

望九

十六

揚靜泰云李榮烏黠何異蝓蛄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云靜泰  
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  
作亦請嘲李榮頭勝負聖旨便曰可令連脚  
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

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  
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令連脚嘲  
可曰李榮腰長即貌而述屢申駝項亟感蛇  
腰舉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  
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  
加之一分則太長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  
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王之語未涉陳王之  
詞義屈言窮周憶迷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  
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  
靜泰奏云嚴揚不嗣江漢虛衰榮為蜀郡詞

人一何自枉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是虛衰  
那得靈輝靜泰云夷歌耀曲自謂成章鳥韻  
怪言用闕音賞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為  
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  
語為自屬爾耶為屬帝耶如其自屬爾是何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  
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道德者王汝言域中有  
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為王汝過  
之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泰奏

健九

十七

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又轉語云  
大道老君皇帝所尚何物綠睛胡子剃髮小  
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  
處為天中我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法有囑  
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  
恐子自弊於杜郵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  
向云綠睛胡子自是葱嶺已東李仲卿之鄙  
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畧汝  
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刺圍身  
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器或脊負楊枝或解

髮却拘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爲神主將并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醜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充斥未亡銜惑之徒冒罔綱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枚繚緋三點九闕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旣無慙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旣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卽是臨機之能靜泰奏

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久請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聖旨帝休榮遂走下堦云去也于時靜泰脚痺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帝令人扶之榮於堦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持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

壁九

十八

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  
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  
梓州形色摧惡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  
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泰本洛陽人素  
有遠識之量雖畧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  
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  
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  
見親預微近屢遭剝敵仍叅勝席故泰為眾  
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  
陳泰是斯即心伏魂飛況對天顏褒貶足稱

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  
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上令  
作之應命便上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  
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  
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禽之解網俗榮非  
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上大幸之便勅  
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  
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  
別勅垂顧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  
多不錄

聖六

十九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二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奉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聖俱不思。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思。○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合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有納不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分思不思。○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

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立二無思處  
說思不立思不思 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  
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  
不思非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  
不可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勅留僧靈  
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壁九初十四日  
道士方忌長闢老經題靈辯問曰向陳道德  
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  
之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

然之道為本餘者為末難自然道不攝在陰  
陽老氏可為本陰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為  
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為本萬物皆從道生道  
為萬法祖 難曰道為物祖不異前言老易  
同歸若為遣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列  
子纔遇季咸悅然心醉黃冠暫逢緇服不覺  
魂迷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  
畧黃巾以成瓦解今若更憑神算赤舌將必  
冰消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為物祖能生萬  
象以何為體答大道無形難有形可有道無

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難無形  
 得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  
 不有道答大道生萬物萬法即是道何得言  
 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  
 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無道無道說  
 誰生答大道雖無形無形之道能生於萬法  
 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  
 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萬法萬法即是  
 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即是母又前言道  
 為萬法祖自違彼經教老子云無名天地始

有名萬物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  
 是無名寧得為物祖惠長總領前語不得因  
 朝之曰既非得意何為杜默已倒穀皮答吞  
 米賊。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為道形亦可  
 道無有祖指象為物祖答道為物祖象非物  
 祖。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即道形答大道無  
 形。難大道非祖答道本無名強為立名為  
 物之祖那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為立名亦  
 可道本非祖強為物祖答然難道本非是祖  
 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  
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答道是玄微  
眼為麤法二義不同安得為類。難象是質  
礙道本虛無有無性乖若為同體惠長又無  
答靈辯奏曰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  
死雀不願重彈上大笑稱善五月十六日於  
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對答不相領  
當無可記錄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  
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  
襄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榮

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辯奏曰  
靈辯誠為後生李榮故當是老以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譏  
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開昇玄經題目道玄  
不可以言象詮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  
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為得啟題目答  
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  
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詮即當云可詮如實不  
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  
可詮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  
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審

棘於理信亦迷矇又更為述前難答曰玄道  
 實絕言假言以詮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  
 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  
 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  
 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為彼  
 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齋之語榮曰佛道何  
 殊西域名為涅槃正是此處死滅辯曰螢光  
 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  
 唐翻為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憺之虛宗  
 絕患累於後身證無為於極地詎得以生死

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  
 滅兩滅即是齊鳥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  
 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  
 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曰足下若不情昏菽  
 麥目闇玄黃何為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  
 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豎  
 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  
 是不可詮如何得詮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  
 玄亦可詮。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  
 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

壁九

廿三

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  
可竝玄非玄若爲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  
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竝玄非玄若爲  
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  
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  
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妙  
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詮  
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並  
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竝非竝不得並玄體  
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

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  
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  
日榮嘿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踞  
蹠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嘿辯曰魚目不類  
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  
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  
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  
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  
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  
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

不能答辯朝之曰老子兩卷本未研尋莊生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

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為難何

不乘鳧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

勅追榮入京日著枷

榮曰死灰其慮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

壁九

廿四

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坐枷

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重死灰方未

然既逢田甲尿仍遭酷吏懸榮未答又嘲曰

柱枷異支榮擎枷非據梧閉口臨枷柄真似

濫吹竽榮恚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著如

汝道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辯曰天子今年

知有榮來年亦應知有榮今年既與榮枷著

來年亦與榮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

了時又謂曰詳刑抵罪天子未必皆知道士

著枷聖人何曾記識又謂曰李榮著枷聖人

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

慙怒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

敢欲相輕辯曰李李榮榮先之雄情爽氣何

勞瞋目厲聲仍嘲曰區區蜀地老竊號道門

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

道人何所知怒乃加飡飯辯曰衆僧本來齊  
潔故當飡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須酌醴  
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  
齋何爲語飯當論時榮曰蠢爾荆蠻詎堪爲  
敵辯曰周德未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  
今時猶見蜀獠榮曰心裏若無烏泥袈裟何  
爲得黑辯曰心中既有柴棘頭上遂裹木皮  
末席辯朝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  
鶴已高逝鸞雀徒自喧已前雜朝甚多不能  
盡記每朝上皆垂恩欣笑

聖九

廿五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第三十三  
昔毘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  
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  
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  
空理於法筵小僧徃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  
關中彌欽道德尚未披叙邂逅相逢深適鄙  
懷是所願也旣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  
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遙  
請各據宗塗標榜題目以申考擊共叙幽微  
云爾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

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范曰齊物之理今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問曰今古共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試陳短句秋毫大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爲不爾豈非孟浪之談范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范曰意在忘情難曰不須齊質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入塵之細逼令均

等其可得乎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性故說爲齊。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蛇畫足。難曰前言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過人翻爲自欲更竝曰山大毫小莊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

壁九

廿六

大小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  
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臺本不齊不  
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異得說異別物應  
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胡族晉中  
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  
于襄陽宿植德本累修淨業家述士農門傳  
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  
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大  
乘諸經究極幽微充長白黑天骨峻爽風韻

凄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崖含  
霽霜松引飈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  
河箭飛流月弦揚彩永徽中暫遊東都聲馳  
天闕尋奉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  
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往復靈辯肅對宸  
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  
前無強陣朝戲間發滑稽有餘頻解聖頤每  
延優獎然素懷謙悒加復謹慎溫雅絕訪時  
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宏論唯  
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謠尚想

望九

廿七

連環沉吟千紀畧題梗槩為之記云但恨言  
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音釋

夔具惟切 謚古合切 調徒塔切 闡於結切 拉力合切